opusdei.org

最近专访范康仁蒙席的精选

1 月 23 日是主业团监督范康仁蒙席当选和被任命的周年纪念。 以下，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近的采访集（2024 年下半年）。

2025年1月20日

最近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了一些采访主业团监督的问答精选。 在这些访谈中（2024年6月至9月），范康仁蒙席讨论的议题包括即将到来的百年庆典、

平信徒在传播福音中的作用、对批评和错误的回应，以及主业团服务教会的承诺。

以下的问与答是依主题安排的：

迈向百年之路

忠诚与变革

未来

平信徒

圣召

批评与误解

区域大会

法规和法律框架

教会

社会

传记

迈向主业团一百周年的道路

主业团也即将迈进创立一百周年。请问您计划采取哪些步骤？ 以及对这项长期准备工作的期望是什么？

在百年纪念之前的几年里，我们想要思考教会和世界所面临的需求和挑战。我们希望加深对我们身分的理解，并研究主业团如何透过其神恩为圣化日常生活做出贡献。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就从向外（教会和世界）和向内（主业团本身）着眼，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在恩典的时刻汇聚。（Avvenire采访，2024年6月30日）

主业团正在为创立一百周年做哪些准备?

真福欧华路常常这样祈祷：「谢谢你，原谅我，请帮助我更多。」我认为这对百年纪念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灵感。感谢天主在这百年恩赐我们种种的礼物和这么多人圣德的生活;此外，亦为所犯的错误感到难过;并祈求祂对未来的助佑，因为没有天主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在您看来，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经历过些什么光景?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为保护神恩》手谕（Ad charisma tuendum）中提醒我们的那样，主业团一直是也将继续是圣神赐给教会的礼物。我将主业团视为一盏明灯，激励许多人在日常生活的职责中去发现耶稣基督：尤其在工作、家庭、人际关系上。我想说这些都是主要的光芒，以天主为主角，介入历史。

在这些光芒中，我想记住许多曾经在世上走过的主业团成员，他们努力行善，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如今，每年大约有一千名成员过世。在极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单纯、平凡、无名的人，他们试图在身边播撒和平与喜乐的种子，有时甚至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

当然，这些人亦曾被公认为信徒的榜样，例如瓜达露佩兰达苏里（Guadalupe Ortiz de Landázuri），她是主业团第一位被列真福的平信徒，是位化学家，在西班牙、墨西哥和意大利履行了广泛的友谊使徒工作。还有最近，危地马拉儿科医生郭丰诺Ernesto Cofiño，也是人父，于2023年12月被教会宣布为可敬者。他致力于帮助无数营养不良和家庭贫困的儿童，营造了许多餐饮和援助中心，并在亲朋好友、同事和中做了无远弗届的福传工作。

同时，主业团的历史也包含了阴影和错误，因为它是由会犯错的人所形成的。尽管有着良好的意向也并不能避免我们的过错，我们需要谦虚地接受犯错的可能性。尤其是，让我们感到痛苦的是，我们知道那些与监督团有过接触、并因缺乏慈爱或公正而受到伤害的人：因情感支持度不足、加入过程中的错误、疏于陪伴，而离开主业团的人等等。我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学习，并在天主的助佑下继续改善。（El 9 Nou采访，2024年9月24日

忠诚与变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业团内什么保持不变，什么发生了变化?

在主业团内，我们秉持的基本精神，即是在世界中成圣的信息，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此不变的核心赋予其目

的，有如机构的设立，主业团的存在是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能保存和分享其特定的信息。

同时，创始人圣施礼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需要保持这种精神的完整性，同时也意识到外在形式可以而且应该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社会和教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主业团作为前两者的一部分也发生变革。全球化、妇女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新的家庭动态等现象所带来的转变，都反映在主业团这个机构以及其成员的现实生活中。为了忠于我们的使命，了解如何适应并围绕着基本要素进行任何变革是必要的。

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年来法律的框架、某些使徒的方法、以及许多其他可能不那么明显但重要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明确地强调治理与灵修指导的分离;在加入主业团过程中采取措施，更好地确保充分的自由和其自愿性;更新了在世上实践神贫美德的

召唤的具体方法。（El 9 Nou采访，2024年9月24日）

教宗方济各呼吁加强主业团的基本神恩。您会如何用几句话来形容这种神恩?

如用几句话来概括的话，我会将其描述为寻找天主，与天主相遇—向所有人张开双臂—并帮助其他许多的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家庭中和大街小巷获取同样的相遇。用教宗方济各的话来说，这是「透过圣化工作、家庭和社会承诺，在世界中传播圣德的呼唤。」（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这种神恩是在近一百年前、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形成的。是否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所更新和更改?

社会和教会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业团也是如此，因为它是两者之中的一部分。我们对全球化、妇女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新的

职业和家庭动态等现象并非无动于衷。正如圣施礼华所说，做事和表达事物的方式虽然改变，但本质和精神却仍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道如何改变，对于忠于我们的使命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围绕着本质、围绕着我们无法改变的核心或神恩来塑造任何改变，因为，就像任何神恩一样，全是来自于天主的礼物。（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主业团的未来

您对主业团未来50年有何展望？

展望未来，我希望主业团能以友善存心、以行动表达信仰、成为精神自由和创造力的源泉，且为实践教会的福传使命，以及为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做出贡献。（《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主业团机构方面的发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是什么？在21世纪它将何去何从？

我想说，最重要的里程碑是最超乎人所见的里程碑：天主的恩典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发挥作用，他们在世界当中积极地响应要跟随耶稣基督。或是发生在主业团成员和参与其使徒工作的人们身上无数的悔改和皈依的故事。

在机构层面上，我记得2002年10月6日创始人封圣的大事。聚在罗马成千成万的群众前面，圣若望·保禄二世宣称施礼华为「平凡生活中的圣人」。这个称号也是主业团未来的一个指南，你在问我的这话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活动、结构或数据，而是靠着天主的恩宠，帮助许多人在街上、在工厂、在医院等地，「把每天的散文变成英勇的诗篇」，套用一句我们创办人的说法。（El 9 Nou采访，2024年9月24日）

主业团在全球的发展现况如何？鉴于百年纪念，是否有具体的扩张计划？哪些国家面临的挑战较大？

（……）外在的障碍有时来自我们大环境的世俗化，以及某些生活方式致使我们难以建立持久的家庭，或理解守独身、致力于服务和照护的召唤等。此外每一位基督信徒必须面对的挑战，例如世界庸俗化的风险。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背景，就需要特别的敏感度才能与家庭或圣召的承诺保持一致。

不同地方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和宗教多样性。要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或印尼的泗水等都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城市，活出基督徒的圣召是一回事，而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或是波兰的华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居住在那些地方的主业团成员所深知的，福传是一项长长久久的努力，需要持续数十年，就像在中国或韩国一样。然而在这些国家，除了挑战之外，还存有强大的教

会活力，能激励年轻人和成年人的皈依或领受洗礼等。

此外，主业团近年来一直在进行地区的重组，以改善其治理组织和使徒活动（.....）（El Debate采访，2024年6月22日）

主业团包括各个年龄层的人。身为一家之长和监督，您如何鼓励主业团内世代之间（代际）的合作?

在罗马我居住的大家庭里，我们的年龄层差异很大：从102岁到30多岁。在很多事情上，年长的带来经验，年轻的带来热情与活力。当年轻人用带着情感和理解的眼光看待老一辈、而老年人亦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年轻人时，家庭和各种不同的社交环境都会充满了希望。例如，现今有些夫妇因工作，极需要祖父母帮忙抚养家中年幼的孩子。同时，老年人因身体的限制往往需要年轻人的帮助。我们应该充满情感地看待代际生活，并意识到

这有时需要双方做出牺牲。（《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平信徒在教会和社会中的角色

主业团成员可以为教会提供哪些服务?

主业团成员的特殊圣召 — 绝大多数是平信徒，只有2%是神父 — 要求他们在家庭、职场、社交关系中与基督进行个人接触.....知道追求圣德不是超人的目标，而是为了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人。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主业团成员可以在教会内提供服务的某些表现形式：关心他人（在家庭里、工作中等）以及在教会和生活环境中产生共融和手足的情谊。圣施礼华所宣讲的「在街上」成圣观念，驱使我们寻求使用有尊严的途径，来解决时时刻刻、每种情况的问题。（《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您认为主业团机构对教会生活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主业团的主要贡献是陪伴平信徒（98%的成员），使他们能够成为教会在世上福传使命的主角，一个人对一个人。平信友不仅是接受者或配角;他们更是福传的主角，能够将基督的温暖和友谊带到最有需要的地方：教室、社区、足球场、医院、办公室、家庭、民宅和安养机构.....任何地方。平信徒占教会的绝大多数，主业团的福传工作就是特别针对他们。

这是一种精神陪伴的使命，让基督徒的生活趋向圆满，而不干扰他们在世上的合法抉择。他们在社会中的行为、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他们的责任，而非教会或主业团的责任。不可将其成员的政治、商业或社会倡议归咎于主业团，否则是种教权主义。（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在最近接受意大利报纸《Avvenire》采访时，您说：「要重新发现平信徒的角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做什么？在此之前，平信徒在教会中的角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

正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强调的那样，平信徒的使命是将基督宗教的活力带入暂世的事务里：工作、家庭、商业、文化等。他们生活在世界上，从事各个领域和职业，从体育到科学、从电影和娱乐到政治、农业、教育、经济……他们的角色是透过在每个处境中反映一点基督的大爱，来为世界的福祉做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我在思考平信徒在生物伦理学和社会正义方面的培育，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福传中作为主角，他们在工作中、肩负和平、教育和金融方面的道德责任……正是在世上所有受过洗礼的男女，应该展现出天主的圣德，最终才能导致世界的人性化。平信徒的使命千万不可仅限

于在教会结构中配角。（《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主业团中大多数是女性，其中大多数已婚。如何才能让那些决定透过婚姻将生命献给天主的人获得更大的价值？女性为主业团的精神和神恩的发展带来哪些独特的丰富性？

婚姻是通往圣德的道路;在主业团里所有的成员（已婚、单身或独身）都有相同的圣召、使命和责任。已婚人士在生活中意识到，他们对天主的爱是通过他们的家庭、友谊和在世上的工作来表达的。这对于服务领域来说，具有巨大的变革潜力。至于女性（如你所指出的，她们占大多数），圣施礼华明白，如果没有她们，主业团就不完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她们不可取代的贡献，我们就无法理解主业团;正如没有她们，我们就无法理解家庭、工作或社交生活一样。（《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圣召

今天，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修道生活和各种运动的圣召正在显著地减少。这种现象也影响主业团吗？

在更世俗化的国家里，我们与教会面临同样的挑战。然而在教会成长的地方（我想到尼日利亚、巴西、美国……），主业团也在成长。具体来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平信徒受到圣施礼华的启发，希望寻求圣德并愿意建立家庭。另一方面，越来越少的人接受独身圣召，毕竟它是天主特别的恩赐，尽管它极大地丰富了教会，但如今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能较少。就主业团而言，到目前，每年有超过1000名成员过世;即便如此，感谢天主，成员的总人口数却略有增加。深信在教会生活中，重要的是与天主的合一，而不是数据或结构。（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教宗方济各将这圣召减少的危机描述为教会的出血。您从年轻时就把生命献给天主，后来选择当神父，而这在主业团成员中只有2%是这样的。为什么现代人更难考虑使徒独身的圣召?

今日世界面临的挑战，是要再次相信承诺、相信终生相爱的情爱能带来喜乐与自由。许多人把承诺视为一种限制，但实际上，天主总是在我们前面打开光明的视野。这是一场人类学和文化的危机，主要影响到西方世界;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某些地区，神职人员或其他独身圣召正在蓬勃的发展。我想说要重燃望德之火至关重要。（《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许多人对于一些年轻人加入主业团的情况感到好奇，有时甚至在18岁之前。他们是否真的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圣召，并在16岁时加入主业团?

自由是任何圣召的基本要求。加入主业团必须年满18岁，即成年的年纪。如果一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有圣召，他们可以在此之前开始分辨，并要清楚地认知自己还不是主业团的成员，何况要在父母明确许可的情况之下。

从一个人请求加入主业团直到他们最终加入，有几个明确的阶段，至少持续六到七年。每年这个人都必须表达他想继续的愿望。这不是一件自动化的过程，而是对个人分辨力和自由的深沈的召唤，比大多数人生的规划都要深远得多。

教会承认年轻人能发现自己的圣召，并充分回应天主爱的呼召。卡洛·阿库蒂斯（Carlo Acutis）很快就会被封为圣人，他去世时才15岁;真福劳拉-维库尼亚（Laura Vicuña）13岁;圣多明尼克萨维奥（Dominic Savio）14岁;圣女小德兰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决定要成为加尔默罗会修女。

主业团在父母的参与下，在青少年中推动的灵修培育活动，是为帮助他们认识和见证信仰、爱家人、服务他人、成为好同侪以及未来的优秀专业人及公民。绝大多数人发现自己有婚姻的圣召，有些人是在世俗守独身，也许有些人会步入神职或修道的生活。（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明年将在罗马庆祝青年大禧年。您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如将亲近天主的生活视为极具吸引力的理想的话，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其实基督是年轻人心中深层问题的唯一答案，当他们敞开心胸接受天父的大爱时，他们的伤口和脆弱就能被治愈。也许我们成年人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能够理解年轻人，亲密地、充满爱心地陪伴他们，同时考虑到每个人的情况和心态，使基督宗教的信息易于理解。当然，内外合一的生活见证对于显示与基督同在的美好

生活也是至关重要的。（《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教宗方济各在里斯本举行的 2023年世界青年日上表示：「教会里对于每个人都给予空间。」教会的这种开放到底意味着什么？

圣保禄写道，天主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并认识真理。教会救赎的信息是对所有人的邀请，无一例外，教宗强调这种普世性是其教义的中心轴。圣施礼华对他的灵性孩子说，要张开双臂欢迎每个人。在现今这个两极化、分裂和高筑围墙的时代，基督的追随者仍有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可以遵循。（《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批评和错误

虽有些人认可主业团成员对社会的贡献，例如办中小学校、大学和参与社

会工作。然而，机构仍会面临负面报道。 您认为这些消息为什么会出现？

你提到的这些报道，使我认为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是否有什么需要纠正之处，更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不会因为事情进展顺利而感到自满或了不起。就像任何人一样，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希望实现的善行，以及检讨我们实际所做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创始人提醒我们，主业团的存在应该没有人性的荣耀。

另一方面，有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因为做任何事和理解事物的方式有很多，这些方式可能或多或少有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当面对你提到的这些报道时，最重要的是强调主业团成员的任何倡议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人服务。这确实是你提到的所有项目的核心。我希望任何参与这些活动的人都能看到他们的目的是播种和平与喜乐，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才

能、极力尊重他人、并共同努力克服生活中的许多不公正和悲伤。

但我坚持：真诚的反对意见能够有所帮助，无论它们来自不熟悉主业团，还是来自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甚至来自因各种原因而不再属于我们家庭的人。他们让我们能够寻求宽恕并做出改进。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高兴看到几乎一年中的每一天，都会收到一些过去曾是主业团成员，但由于某种原因已经疏远的人，他们请求再度加入。这类的消息是来自上主的祝福，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某些过度两极化的论断。（《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为什么部分的教会圣统制有时会视主业团为竞争对手或平行的机构，而其成员也属于地域性教区？

依我的认知，通常来自圣统制和其他教会机构的都应予以赞赏及鼓励。主

业团的成员意识到，大家都在教会同一条的「船上」航行，以怀着不同的属灵性和情感共存。

仰赖天主的恩宠，我能想到从主业团在罗马和全世界的许多倡议中，为教会的各机构产生了圣召。反之亦然：例如，巴西的Florianópolis教区最近开始为一位年轻的主业团成员进行宣福的步骤，他曾在该教区推展广泛的福传工作，也是透过教会里的厄玛乌团体所举办的避静，而皈依天主教信仰的。

从教会法典的角度来看，正如你所提到的，主业团的平信徒正如其他天主教徒一样地忠于自己的教区。实际上，他们中间许多人积极的参与教区教理讲授、婚前辅导课程、明爱等服务计划、青少年活动等。同样，我收到许多来自教区主教们的请求，需要一位特定的神父在教区、医院或教友活动中心服务。只要有可能，我们会很乐意地提供协助。

如果与某些教会机构关系紧张的话，可能源自于不健全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每天尽力以正常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有时，误解也可能出自于为新现实腾出空间的困难，这些现实带来了最初看起来令人惊讶的「新颖性」。我喜欢认为这些都是属于过渡时期的事情了。（El Debate采访，2024年6月22日）

您公开请求宽恕主业团成员的过失和罪恶。那些过失和罪恶指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错误和罪恶。同时，我们不能轻视一些曾经属于主业团或接触过主业团的人，他们因某些做法而感到受伤，或对领导者或机构本身失去了信任。

有鉴于主业团的使命是走一条与基督相遇的圣德道路，很难想象有些人竟然在这段旅程中找不到幸福，令我感到非常的痛苦。现在邀请大家真诚的自我省察，找出原因并了解如何针对

每种情况加以修正，且要评估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这些伤口的原因差异很大。最令我痛苦的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陪伴人们辨别他们的圣召，在灵修指导、在困难的家庭、或很特殊的个别差异的情况下。（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通常人们惯于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主业团：保守、强势、神秘。为什么会这样？ 您更希望用哪些形容词来形容主业团及其工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待事物的理由。如果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一些客观和/或主观的因素造成这种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成员的任务是让主业团更为人所知;真实地活出他们的召唤。这是件伟大而美妙的事情，虽然我明白人需要信仰的角度才能完全理解。尽管如此，我认为就人性而言，任何近距离了解主业

团的人都会看到成员不过是些普通人，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希望我们被称为喜乐、单纯、宁静的人;性情平和、容易交朋友、思想开放、善解人意。我希望人们认识到主业团信徒的多元性，而不仅仅是少数获得公众关注的人。他们会看到每个人都在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缺点共存、并努力善用自己的才能来服务家人、朋友和社会。（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区域大会

应教宗的邀请，主业团已踏上真正的旅程，再度呈现出其神恩的新鲜感和力量。在这趟旅程中，人们会发现什么?

在主业团所在的国家，我们每十年举行一次所谓的「区大会」。这些都是对话和反思的宝贵时刻。出现的是一种回归本质、回归神恩的愿望、寻找在当今环境下生活和交流的最佳方式。例如，这些集会的主题之一是希望将主业团的使徒工作深深植根于真诚的友谊和心灵的提升，而非基于结构、项目或活动。（Avvenire采访，2024年6月30日）

您提到的反思方法是进行广泛的咨询，对象为主业团的所有成员以及其他不属于监督团的人都参与其中。您能否以同道偕行的风格解释这项决定？

就像整个教会一样，主业团是一个大家庭，当一个家庭需要做出重要决定（关于挑战或优先事项）时，每个人都需要被倾听。我们联系了主教会议秘书处，秘书处鼓励我们将监督团的区大会视为一个特殊的倾听时间。每次大会都包括地方性会议、讨论小

组、问卷调查和代际交流。这个过程与许多主业团成员参与主教会议同道偕行的教区咨询阶段不谋而合。（Avvenire采访，2024年6月30日）

法规和法律框架

教宗的手谕《为保护神恩》是否消解了主业团在天主教会中的独特性？

请容许我礼貌地表示我不同意这说法。主业团的特色在于其神恩或精神，而不是其「司法外衣」。其核心是通过工作和日常生活的事实来实现圣德的普世召唤。教宗在《为保护神恩》中将这讯息称为「圣施礼华所领受的圣神之恩」，即一种神恩。我再重复一次：这是相关的具体特征。事实上，教宗方济各透过这篇手谕确认了若望·保禄二世建立主业团为监督团的训令「但愿如此（“Ut sit”）」：

他只修改了两个偶然性的方面，但更确认了基本的神恩。

主业团的特征就像工作一样普通：工作是与天主相遇的场所，无论是在硅谷还是在金沙萨的贫民窟，无论是在马德里地铁担任工程师，还是在任何大城市的偏远学校担任老师。

主业团不希望成为教会内的例外。其司法建议寻求最适合平信徒现实的方案，他们藉由圣召和神父的牧灵关怀，希望在家庭、工作、社交生活等事实中，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架构内追随基督。迄今为止，主业团一直是唯一的属人监督团，这一事实可能被认为是件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我认为如果还有其他的属人监督团，能够为许多特别需要基督徒创意的领域进行福传，那就太理想了。（《国家报》采访，2023年6月26日）

审查《法规》的进度如何?

正如教宗所说，调整的目的是为保留主业团的神恩和特质，而不是限制或扼杀：例如，强调其在俗的特征，以及超过98%的成员是平信徒的事实，在世界上、家庭或工作场所中活出自己圣召的男男女女。为此，圣职部会的代表和四位主业团教会法教授（三男一女）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由于我们仍处于这个过程之中，我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项工作是在对话和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Avvenire采访，2024年6月30日）

您对教宗方济各决定改变主业团结构的某些方面感到惊讶吗？这些措施是否会改变主业团在教会中的地位？ 这就是主业团现在修改其章程的原因吗？

教宗提前通知了我们有关《为保护神恩手谕》的信息。该文件中的主要变化影响于结构和组织方面（例如监督将不再担任主教等），但不会改变主

业团的使命或本质。章程的修改是对教宗要求的回应，我们目前在对话和信任的气氛中与圣职部会合作。（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教宗的新规定如何影响主业团？它们会影响机构的日常生活吗？

法律和日常领域是相互交织的，但它们有各自的差异。在平信徒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深深参与世俗的事务，教宗的新规定并没有改变它们在主业团中活出圣召的方式。作为一个机构，我们正在与圣职部会合作，按照教宗在《为保护神恩手谕》中的要求，调整主业团的章程。由于我们仍在研究这些调整，我无法预测结果。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项工作是本着对话和信任的精神进行的，这适合教会身为天主家庭的精神。（El Debate 采访，2024年6月22日）

您如何解释主业团与教廷联系的变化，如《为保护神恩手谕》中所示？

教宗建议，组织的维权应该更依赖其神恩，而非其圣统维权。

神恩和圣统制在教会中是相辅相成的，是互补的;不是两个替代的概念。神恩存在的理由是为整个教会提供服务。因此，为了在教会和世界中传播其神恩，通常将它转化为有制度的事实。

至于神恩的分辨与教会的权威相对应，主业团在其每一个机构进展中都依赖于教会的权威。随着教廷的改革，教宗方济各推动了许多机构和组织的变革，以支持更有活力的福传。这就是你提到的手谕的目的。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忠实地回应教宗的要求，举个例子，监督是否在胸前佩戴十字架并不重要，重点是要主业团的信徒和其他人是否能够充分地在教会内实践这种神恩。（《国家报》采访，2023年6月26日）

这不是将教会里的一个主要使命是为平信徒服务的机构趋于圣职化吗？这

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平信徒在世上追求圣德的目标?

主业团的讯息主要是针对世界各地的平信徒，在主业团成立以来他们总是占绝大多数。就像神恩不应该被绝对化一样，律法也不应该被绝对化。这就是为什么主业团为了要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经历了各种制度的转变，一方面为保护神恩，另一方面为建立法律结构，使其在教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能反映出其特殊的性质。（El Debate采访，2024年6月22日）

主业团在世界各地都有主教和总主教;监督同时担任主教不是很合适吗?

需要澄清的是，来自世界各地主业团的少数主教和总主教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教会，因此只对教宗负责;他们没有其他的上级。我认为真福欧华路和蔡浩伟蒙席获得祝圣主教这一事实，对于加强1991年至2016年期间的教会共融是大有助益的。目前，最重要

的是忠实地遵循教宗的指引，而不是争论这样做是否更适当。（El Debate采访，2024年6月22日）

许多人认为梵蒂冈的决定想取消某种特权，某种程度的降级，是一个更进步的教会想向一个更保守的世界迈出的姿态，也是耶稣会与主业团之间旧有冲突的表现。

教宗方济各也被问到类似的问题，他指出那是一种世俗的解释，不适合宗教界。我认为，人们常常倾向于从权力和两极化的角度来解读现实，致使群体之间相互对立且互不理解。然而，在教会中，应该盛行的逻辑该是服务和合作。我们都是同舟共济，愿意寻求协助来进步。

关于你提到的旧冲突，我可以亲自告诉你，我是马德里耶稣会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我非常感谢耶稣会对我的养成和榜样。（《国家报》采访，2023年6月26日）

在1946年，当圣施礼华寻求主业团的法律核准时，得到的答复是主业团领先于时代一个世纪。现在主业团已接近一百周年，您认为教廷要求的章程改革与对创办人的回应有关吗？

于1946年，主业团仅在四个国家开展活动，但如今已在70个国家。当时，一个主要针对平信徒在世上追求圣德的讯息似乎是可预见的，尽管它已深深植根于福音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普及化，这种神恩已被更广泛地理解。正如我之前所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这种更深入的理解打开了大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目前教宗要求法规的修改，正是按照与神恩一致的基本标准进行的，今天这一标准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分享。法律是不可或缺的，跟随着生命和体现的信息发展，以提供支持和延续性。（《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教宗要求就主业团的状况提供年度报告（而不是每五年一次）这是否反映

出在教会各个领域发生滥用案件后，需要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密切的监督？现有的控制措施是否不够充分？

增加报告的频率是由于转移到不同的部会所造成的。现在主业团的直接对话窗口是圣职部会，每年提交一次报告，而不是像主教部会那样每五年提交一次。无论如何，不容置疑的，教会（包括主业团为其一部分），正在改进如何以透明和可理解的方式传达其活动和动机的相关方面。惟有理解正确具有透明度，方能建立信任，正如你所指出的，这种信任由于滥用案件而受到严重质疑。自2013年以来，主业团即制定一项保护未成年人和弱势群体的协议，正式确立了主业团数十年来实行的审慎措施。该协议与许多其他机构的协议类似，并纳入教会关于此事的最新指导方针。此外，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特殊的疗愈和解决渠道，欢迎那些想要被听到的人。（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教会

创办人圣施礼华常提醒我们需要「以教会希望得到的服事去服事教会」。今天我们该如何解读这句名言呢?

我想说，这句话的意思自创办人说出来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对教会和教宗的热爱是圣施礼华信息的DNA。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主业团成员当然对其居住和所属的教区尽可能地予以有效的帮助。（Avvenire采访，2024年6月30日）

近年来，社会对于教会内部的滥用行为非常排斥。主业团如何看待这个最重要的议题?

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除了强调这些滥用和犯罪行为是多么令人遗憾（仅仅一个案件就足以造成如此大的痛苦！）之外，我还想强调教宗和罗马教廷近年来透过明确的规定所做的工

作：今天，感谢天主，普世教会和大多数教会机构都制订根除和有效制裁这些滥用行为的协议并提出指导方针，毕竟这些犯罪行为已留下了深刻、有时是无法弥补的创伤。

例如，监督团的协议可以追溯到2013年，我在2020年并做了更新。旨在提高对未成年人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和需求的认识，从而避免任何剥削、性虐待或滥用的风险，我们希望也能激励那些接受主业团某些牧灵支持的机构所进行的所有活动。

由于人性，这些措施不能保证教会或社会不会发生任何不良事件，但它们肯定有助于创造新文化以及明确的参考。任何犯下此类罪行的人，现在都已知道自己的下场了。

我想补充一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公众舆论一直关注教会中的这些滥用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在社会上更为普遍。在某些社会领域，这种可悲又令人遗憾的现实更为普遍。神父的

具体例子虽多，但与成千上万献身工作的神父相较，还是少之又少。然而，是的，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抗它。（《国家报》采访，2023年6月26日）

社会

在圣施礼华于拉丁美洲教理传授五十周年之际，您将重访这个地区。您认为主业团在拉丁美洲的现实情况与圣施礼华当时的梦想相符吗？

圣施礼华在中南美洲访问时，他曾鼓励人们梦想能本着基督徒的服务精神进行伟大的冒险。然而在不可忽视的困难和人为错误的情况下，我仍感谢天主，主业团的确在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洲大陆亦有些许发展。同时，天主的逻辑让我们能够以更大的视角来看清人类的结果、数字及外在的成功或失败，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促进许多

人心灵中与耶稣基督的相遇，而这些只有天主才能真正看到的。（《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您在不同的情况下曾经来过哥伦比亚：作为客座教授、监督助理，现在担任监督。您认为哥伦比亚到目前为止发生了哪些变化？

由于我对这个国家的情况了解得不够深入，所以在此不谈细节或具体的建议，毕竟南美洲是一个充满反差和巨大挑战的地区。教会和教宗不断敦促我们要克服分歧，优先考虑最有需要的人，并以新的希望来陪伴家庭的信仰生活。我相信所有天主教徒都可以在这三个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我鼓励平信徒参与公共事务，以促进这三个领域的发展，尽管他们可能不认同我们的信仰，但仍可致力于人类的尊严，就让大家一起寻求共同利益吧！（《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主业团监督上一次访问哥伦比亚是在2015年，是您的前任蔡浩伟主教的访问。那次访问的背景是我们国家即将签署和平协议。 今天，在动荡的世界中，我们继续寻求战争早日结束。是什么原因让人类社会如此难以实现和平？

和平需要人类的努力，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份来自天主的礼物。暴力摧毁了这份礼物，阻止我们一起走向未来为共同利益卖力。没有和平，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很困难，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特别是在最脆弱的环节。和平最大的陷阱是暴力，暴力总是将个人目标置于共同利益之上。和平是天主所赐的礼物，我们必须共同祈求。我们都可以通过在自己的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进行一些小小的安抚行为，为建立内在和人际关系的和平做出贡献。（《周报》采访，2024年8月17日）

我们的国家（智利）正在经历宗教事务的变化。从智利大学200周年纪念的调查显示，年轻人对天主教的忠诚度显著下降。我们是否应该预料天主教徒渐渐成为少数群体？

我不住在智利，所以不深入的了解其情况，但我敢说，采取防御立场是错误的，这是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派别时的自然反应。相反，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感受到所有人的愿望、需要和痛苦，并与他们并肩工作。

例如，在滥用危机引发的飓风之后，许多天主教徒走上了陪伴受伤者的道路，智利教会也采取了预防措施，并促进了信任和自由的环境，这对于恢复社会的活力、以及防止此类犯罪的再次发生至关重要。有成员受伤的教会仍然可以传达基督的信息，并且可以做出很多贡献：例如协助、合作和治愈，而不是寻求个人或机构的利益，或是急于寻求解决之道。这是我

认为智利教会已经走上的道路：一条重获信誉的道路，最重要的是，将耶稣基督的慈悯带给许多人。（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传记

您于1944年出生在流放地巴黎。今天，我们纪念欧洲当时正在经历的戏剧性的时刻，而您的家人在法国流亡期间曾经历了这些时刻。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西班牙内战期间，我父亲在共和军服役，这意味着，冲突结束后，他必须流亡巴黎。他本是一名兽医，最初的工作是照顾马戏团的动物。此后不久，他在一家实验室找到了工作，并能够带着家人一起去巴黎。感谢天主，几年后我父亲重返西班牙，所遭受的报复并不严重，他得以从事动物

生物学的研究。至于我，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经历了这一切。尽管如此，也许反思这段经历让我免受任何暴力的诱惑，也防御了我将宗教与特定政治的选择相提并论的诱惑。（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您唸了物理学，之后又唸了神学，这是一个独特的组合。物理学的哪些角度照亮了您的宗教道路？

物理学和神学都以各自的方式成为有用的知识：它们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互补的。我不能说从物理中让我看到了天主的真实性。由于家庭传统和个人信念，我那时已经是个信徒了。然而，研究具体的物理现象，确实帮助我从天主创造的不同角度去看待世界。（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在您年轻时，您与主业团创始人圣施礼华一起生活过。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哪些特质对您来说是很突出的？

我于1967年抵达罗马，与他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直到1975年他去世为止，我们大约有两百人住在那里。尽管人数众多，但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到自己被他的爱，被他的喜悦和爱心所包围。有一次，当着很多人的面，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让我陷入了困境;他不但没有给我时间回应，而且更从旁加了一条评语，使我的回答变得不必要了。这些小细节每天都会重复发生。最重要的是，我对他与天主的合一感到震惊，当在证道或家庭聚会中听到他讲话时，这一点就更显而易见了。在人性层面上，我会强调他对自由的热爱和他的幽默感。（智利Mercurio de Chile采访，2024年7月28日）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Zui-Jin-Zhuan-Fang-Fan-

Kang-Ren-Meng-Xi-De-Jing-Xuan/
(2025年12月5日)